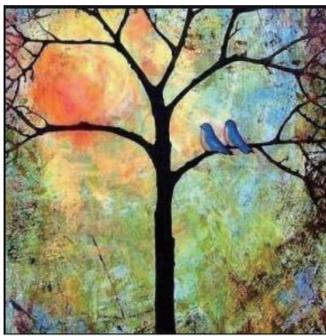


□ 王克楠

天籁



以前我以为天籁是绝对的寂静,现在才知道天籁是有声音的——细微而美好的声音。倾听天籁,可以让我这颗长途奔跑的心产生归属感。老乡说山中偶尔还会有狼,我没有见过野生的狼,想到即便遇到狼,也不会以我为敌。

和好友走在山路上是一种惬意,我却好友很少,他们在我的奋斗的路上不同程度地远离了我,不知是我错了,还是他们世故了。去山洞的小路基本上是石板路,有一截还是土路。我为了亲密接触它们,专门走了一段土路。土路上并没有土,爬满了小石头子儿,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我是沿着土路靠近山洞的,山洞矗立在半山腰,向世人睁着慈祥的眼。它不像别的洞口把洞口掩在灌木丛。入洞,洞口有一块四方巨石,石头爬满了花纹,却不是人工雕刻的,而是自然形成的纹路,可以说山洞中到处都是大自然的痕迹。走进洞口往外看,洞口像一面宽银幕。洞外的光都在洞口挤,想由外向里延伸,但延伸几十米延伸不动了,也不知是光退却了,还是山洞的黑暗太强大了。

哦,即使是攀到半山腰,要想从路端爬上山洞,还要攀上一个陡坡。陡坡

边有不知谁栽上的木桩,拉着木桩往洞口攀登,要省力一些。进了山洞,靠近洞口的几十米范围内,非常宽敞,地面上且有高低不平的石头,可容纳数百人在这里搞诗歌朗诵会呢。靠近洞口的石头岩壁上,依稀星星点点的小草或者绿苔,但沿着山洞往里走,绝对是寸草不生,这里的“天空”和地面,全是石头。洞的两侧也是石头,真是一个石头王国,人在其中,就成了被石头嚼着的肉丸子。这时我身边来了另一位探险者,因为并不知道洞的深处有没有出口,我们一起往洞的洞中走了几百步,又一起退回来了。人从暗处骤然又见到了光明,心中的那份欣喜不言而喻。这时才发现,山洞四周竟然是四四方方的,并不属于溶洞,是一个自然山洞。

我问同伴“你喜欢听歌吗?”他点点头,于是压低嗓子唱了一曲《敢问路在何方》,一边唱,一边往洞外走,走到洞口回眸,惊奇地发现:每一块石头,每一道石缝都存在一种控制不住的明亮,不仅石头,小草与苔藓也明亮了许多,哦,这些沉默的物件也喜欢明亮呵。

终于从山洞出来。八月的大太阳就不召而来砸我们的脑袋,原来在山洞中体验到的凉意顿时荡然无存,山坡上万木争荣,百花灿烂,引发我开始唱歌,此时并不用不压低嗓子,而是放声歌唱,唱的是《在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环目四望,并没有桃花,就自责自己的矫情,于是不再发声,而是一屁股坐在一石头上,继续聆听山谷中的声音,虫鸣,鸟唱,风游,树影……一切的一切是那么自然,没有任何人为的心机。一切的一切又那么透明,置身其中,自己也仿佛透明了许多。我相信。这些山谷中的声音,这些树的晃动,甚至是风的走向,都是听得懂的山谷吟唱的,都是一棵树向另一棵树致敬的,都是此处的风景向远方人靠近的,人应该也是这样,一辈子向一个目标接近,并不管能否抵达目的地,只要是朝着这个方向,足够了。

我真的后悔为什么没有在二十岁,三十岁甚至四十岁之前来到这个山谷,聆听这样深邃的天籁呢?如果早一点来,也许人生之路走得更扎实一些,面

对那些无以言表的磨难也许更淡然一些……可是现在我马上就要六十岁了,孔子说“六十耳顺”,我的耳朵并没有顺,还沉沦在尘世里。

声音的美妙来自心底的安静,我还不能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修炼到“人在闹市不惊”,但大半生的努力是朝这个方向走的。今天骤然离开城市,进入这个寂静的山谷,一下子就像禅宗中的“入定”一般,安静了,确实安静了。也因为安静,心才明白,才能感受这样的天籁之音。

我独自在山谷游走,感到很虚幻,虚幻得像一只蝴蝶,一股清风,一朵流云…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在平时生活中,我曾经崇拜过很多政治强人和企业家,以为只有实现了强势,才能实现人生价值。可是现在怎么一下子虚幻了起来呢?春秋时期的庄子有过“化蝶”之语,当时曾经想人活得好好的,为什么化蝶呢?可是现在,在这个寂静的山谷,我也真的想化为一只普通的蝴蝶了。山谷真的是神奇的山谷,惹得我这个山人竟然想在这里化蝶,可是眼前真的有一只比燕子小一点的黑蝴蝶,从远处飞来,落在我身边的一株野菊花上,抖动着带有黄斑点的翅膀,用手扇忽它,它也不走,在山坡它十分淡然的飞起,再落下,落在两三尺的那朵花上。

我穿过山谷的狭窄地段,越走越宽敞,两山之间就有了小块平地,种着稻谷和苞谷,稻田有青蛙的鼓噪,远处的民居还传来狗吠和牛羊的叫声。我知道此时已经进入了人间烟火。走出山谷是乡村,走出乡村是城市,城市是躁动的,人与人,人与人之间是广阔的战场,不由就紧张起来。出了山口,有一个小卖部。小卖部除了卖饮料和凉粉之类外,柜台的里面还供三尊菩萨石膏像。不由问“老乡,还卖菩萨?”马上就被纠正,“你这人咋这样!不是卖!是请。”我马上检讨,“我错了,是请……”

既然言语有误,就不敢再攀言,向小卖部老乡买了两碗凉粉,只吃了一碗,另一碗是为延长小坐的时间,思忖山谷、菩萨洞、小卖部之间的关系,当然也想到了菩萨洞里为何没有供奉菩萨像……

□ 李季

初冬帖

1
依然有小野花
相亲相爱,开在河边
小鸟飞过时
白云柔软
绿水绕树,静静流过
尘世安宁,黄叶
缓缓落到草地上
如多年以前
多年以前,我
还被深深地爱着

2
那些白菊已从秋
走到冬,仿佛
已错过了枯萎
错过了生死
月光落在房檐上
枫叶如花,暗藏着
相思的泪水
我至今不能接受
你的离去

3
夜风拂过花枝
仿佛深爱的人
一再告别

4
喜欢有阳光的午后
喜欢你走在阳光里
也喜欢没有阳光的日子
往事继续燃烧
多少温暖的话
再也来不及说

5
多少寒暑轮回
深深浅浅的忧愁
在日子里漫漶
寒风又起
为什么,你
种植在我心里的
彼岸花,依然
开着

□ 罗先桂

游香炉山

一
奇峰百丈一瞥,
白云已过身畔,
雄奇瑰丽如幻,
黔阳第一,盛赞香炉山。

二
明月映我长衫,
清风惹我心乱,
摩崖碑刻依然,
一曲狂歌,不似前人叹。

三
提笔香炉山上走,
漫步天梯九十九,
与君相约凌风处,
大醉一场不回头。

四
读读唐诗三百首,
品品香炉一坛酒,
笑谈家事天下事,
凡夫俗子亦风流。

□ 钱永广

等待一场大雪

转眼节气到了大雪。这样的时节,应该可以算是寒冬了。可我所在的地方,至今还没有落下一片雪花,难免让我遗憾。

回想我小的时候,常常是还未入冬,大片的雪花便如期而至。记忆中,下雪的前一个黄昏,常常是北风凛冽,刮个不停,铅灰色的天空,像是罩在头顶上的锅盖,屋后竹林里的鸟声叽叽喳喳,奶奶一边忙着将灶旁的柴草堆得老高,一边对我说,这天可是要下大雪了。听了奶奶的话,为防止雪后河流封冻,吃不上水,我就挑着两只木桶到河边担水,直到将水缸装得满满的,奶奶才会放心。

下雪前的夜里,我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,静听窗外北风呼号,那风声,像是有人吹着哨子在奔跑,而梦里,却全然不知一场大雪已悄无声息的降落。第二天清早,母亲一拉开窗帘,就大声地说,下大雪了!这时还在睡梦中的我被惊醒,心里也莫名地兴奋着,我从窗户向屋外一看,窗外的雪,白茫茫一片,明亮得晃眼,因为亮得很,人们都早早地醒了。这个时候,还躺在被窝里的我,就会一扫过去懒洋洋的惰性,一骨碌爬起来,就往外面雪地里跑,常常是一脚下去,雪快没及膝盖,发觉雪真的很深,就连屋后的竹林也被厚厚的雪压弯了腰,河边竹子的枝头,都快触到河面了。这时风一吹,远远看去,一颗颗晶莹剔透,像灵动的仙子,从竹枝上一片片簌簌飞落到河面的冰块上,煞是好看。再回到屋内,有比我起得更早的顽童,我们一起在雪地里追逐打闹,在河面坚硬的冰块上自由奔跑,丝毫不用担心掉进河里,那雪后的快乐真如那天空恣意飞扬的雪花,飘逸、自在。

可这些年,我所在的城市,雪下得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少了。于是,我越来越怀念那些童年时有关大雪的记忆。前些日子,天气预报说,周末可能要迎来今冬第一场雪,我盼啊盼,等等,可觉得这风时在脸上还是不够“深刻”,少了点“辣”劲,不像儿时“刀割”那样让人觉得凛冽,我想,岁月经过多年演变,这冬天也变得越来越有“绅士”“淑女”的味道了,那个周末,果真老天爷只洒下了几滴雨滴,我祈祷的一场雪没有了,我不得不悲观地想,也许,这一场雪,在“地球越来越暖”的预言中,已经来不及现身,就融化成了雨水。

可是,还有以后啊,我期盼,或许不久的将来,就有新的更大的寒潮覆盖,然后在我居住的城市诞生一个奇迹,天空纷纷扬扬降下一场我童年时才可见到的大雪,那正是我在冬天热切的盼望。



□ 杨力

一条会飞的鱼

家乡有许多小河沟。小河沟里有许多小鱼小虾。

小时候,有一回,我刚学会钓鱼,一下钓着了一条大鲤鱼。大鲤鱼吸引了许多小朋友来围观,也把刚好路过的父亲吸引了过来。我以为父亲会夸几句,没想到父亲却围着装鱼的水盆看了看,突然说了一句没来由的话:“没准这条鱼会飞!”

小朋友们一下哄笑起来,这违反常识啊。我也真想怪父亲,别说那些丢人现眼的话。可话还没出口,一个围观的小伙伴一脚踩翻了水盆,那条大鲤鱼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了一个鲤鱼打挺,跃起的身子像跳水运动员一样,一头扎进了河沟里,连水花都未留下一朵就遁形消失了。

我当时就不依了,怪父亲话不吉祥,好不容易钓到的大鲤鱼轻易就逃跑了,不,是“飞”了。父亲嘿嘿一笑,一点不足惜。父亲说:“会飞的鱼有好运,应该祝福它!”

多年后我参加高考。高考前一天,父亲特地赶到学校为我加油鼓劲。他窸窸窣窣掏腰包,掏出一个用红色塑料袋包好的东西,打开一看,是一条木头雕刻的小鱼。父亲笑嘻嘻问:“还认识它吗?”

我摇摇头,有些懵懂。父亲说:“还记得小时候那条会飞的鱼吗,现在它回来了。”

我一下抓住了那条木鱼,也一下握住了父亲的手。那条大鲤鱼“飞”走后,我一连赌了几天的气,非要父亲赔那条鱼不可。每次父亲都说,有志向的鲤鱼会跳龙门,应该学习它。小时候不懂话意,父亲也一直没兑现赔我的大鲤鱼。而今天,在高考的前一夜,父亲兑现承诺来了,他一手的水泡和新茧,应该就是学着雕刻这条木鱼留下的,所有的爱、叮嘱和寄托,都在这条看似普普通通的木鱼中。和父亲两眼相视,身上一下有了一股热乎乎的能量。

参加工作后,有一阵我事业比较低迷,无论多努力,工作干得有多出色,总是被人忽略。看着身边的同事晋升职务,受到表扬,心中十分郁闷。

有一天回家吃饭,父亲见我闷闷不乐,心中似乎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父亲说:“还记得那条鱼吗,在没跳入龙门之前,它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鱼,这和刚入职场、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是一个道理。你现在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强自身修养,丰富知识积累,当你修炼到可以‘飞’的境地,所有的机会之门都会为你敞开!”

直到今天,只要一看到鱼,我就会像父亲当年对我说话那样对儿子说:“没准它会飞!”

□ 姚瑶

在文字里构筑辽阔的诗意

越山的诗不长,都属于短诗。对于一个诗人来说,吝啬语言是一件难得的事,短诗不好写,中国的汉字是半抽象半形象的文字,无数汉字码在一起,仿佛就是一座官殿,这些文字可以让诗人写出谜一样的句子。他用简短的文字发现诗背后的哲学,他在寻找文字中的万事万物存在的关联,他在不断发现语言之外的未知,在薄凉的尘世找到诗意的表达方式。

“在更高处/沉重的乌云/一团疙瘩布满的密集物/弯下腰来/俯身进入某物。”《种子试着在屋顶生长》;“墙上古老的文字/无比的空白/只写着/这是春天。”《这是春天》,这些意象诗人越山处理得非常妥当。鹿德说意象是“感情和知性在瞬间的复合体”,诗人将自己的心灵向世界大千万物敞开,期望与读者达到共鸣。

诗人的目光有多深远,他的诗歌就能走多远。“冬季的日光没有温度/只有最狡猾的阴影/能在那里遇见自己/胶片/和梦的讲座。”《冬季的日光》,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
佚名撰

这些语言,带着锋利,我一直承认一个成熟的诗人,他的情感和必定是磨砺之后的语言爆发者。在巨大的爆发力之下,完成深度的自我修行。我曾给一些刊物选编诗歌作品,不在乎作者名气,只在乎打动我的具有爆发力的语言。

越山低调,说自己的诗是某个瞬间偶然得到的,胡乱写,没多大意义。这一点我不敢苟同,在完成一首诗的时候,他一定进行了深度的思考,思考诗歌之外的未知。聂鲁达说:“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,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,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”。我从他的诗里找到某种答案,比如:“他穿墙而过/在滚烫的梯子上/拜会圣训。”《思想的面具》;“哥德巴赫将右手伸入梦中/一处狭隘的迷宫/数字的游戏在那里开始上演/它激烈地盲目地/搜寻那群黑鸟飞行的轨迹。”《哥德巴赫猜想》;“城市深处的角色/一个说客的半身像/撕掉了局部的面具/与现



多年前,我在给一位诗人朋友的诗集序言中写道,一首诗诞生后,你要让学院的老教授读得懂,也要让刚会写情书的初中生读得懂。一首诗的成功,无外乎是语言优美、让读者读得懂和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意义。一个诗人所构造的精神殿堂不能拒人千里之外。

近来得到越山新出版的《双面人文》诗书作品集,品读其中诗作,才有所感悟: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,他在短短的文字里面,构筑辽阔的诗意。

“天空布满降落伞/它们被锁入一个黑色的箱子/从南边的拐角处/逃离出来/悄然爬上城市的屋顶。”《把降落伞当成天使的翅膀》这首短诗的题目就是一句极具诗意的句子,读者忍不住往下读下去。比如:“黑夜深处的这个冬天/在城市的怀里/躺着。”《不夜城》;比如:“颓废的城市/龟缩在黑夜/有人在井盖上/烧毁云的密件。”(城市的序曲);比如:“钟声从匿名的塔楼传来/一路虔诚/充满抑郁/行进的城市/催眠术/两个不会相遇的人在料理着世界。”《催眠术》;比如:“城市低垂着/在费解的思考/学雨走路/苍蝇和蚂蚁不停地缝着/地上的阴影。”《登上另一辆在雨中哼鸣的公交车》,这些简短的文字背后,诗人越山为读者徐徐打开他的精神殿堂,并期遇之分享尘世间的诗情画意。